

名家文化小丛书

中国古代跳舞史



李  
辉  
主  
编

钱君甸  
著

大象出版社

名家文化小丛书

中国古代跳舞史



李

辉

主编

钱君甸

著

大  
家  
出  
版  
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跳舞史/钱君匱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10.4

(名家文化小丛书/李辉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47 - 5807 - 2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跳舞史 - 中国 - 古代 IV. J7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3546 号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牛志远

装帧设计 无风夜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行科 0371 -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- 63863572

网 址 [www.daxiang.cn](http://www.daxiang.cn)

制 版 力源文化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 2.375

字 数 38 千字

定 价 9.5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 - 351

## 总序

李 毓

二十多年来，文化热潮此起彼伏，历久不衰。热潮之中，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，范围日渐宽泛，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。或趋向宏大、笼统，以玄妙、空泛、繁复方式进行阐述；或趋向琐碎、细微，以新奇、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。各类文化图书，应运而生，成了出版界的宠儿，其中利弊优劣，很难界定，好在真正热爱文化、有文化情结的读者，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有选择权，由此，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。

2009年春天，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，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，侧重于普及，以小、以精取胜，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

中，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。

很好的建议，我当即付诸落实，这就是“名家文化小丛书”的由来。

所谓“名家”，即各领域、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。他们各有所专，各有所长，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。启动之初，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，以后将向其他学科延伸。

所谓“文化”，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，尽量突出具体、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，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、玄妙。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，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、生动、有趣的特点，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。

所谓“小丛书”，即在每种书的话题“小”之外，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，属于真正的“小书”。这一规模的图书，既便于阅读，也便于携带。舍此，恐怕也就失去“名家文化小丛书”所追求的普及目标。

小，却不应漫不经心；普及，也不应迎合浅薄。

辛弃疾有词云：一丘一壑也风流。于是，且借此套小丛书，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。

写于 2009 年 6 月 8 日，北京，雷电大雨中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引 子 .....         | 1  |
| 一 中国古代跳舞之起源 ..... | 4  |
| 二 中国古代跳舞之制度 ..... | 14 |
| 三 中国古代妇女之跳舞 ..... | 28 |
| 四 中国古代跳舞之种类 ..... | 38 |
| 五 中国古代跳舞之方法 ..... | 51 |
| 六 中国古代跳舞之变迁 ..... | 60 |
| 七 结 论 .....       | 65 |

## 引子

我们看了西洋的跳舞，真教人羡慕不已，同时感想到自己国家，缺少这种跳舞。我们读了古人咏跳舞的诗歌，也教人羡慕不已，同时感想到现在，缺少这种跳舞。其实我国古代，早有跳舞，那时风气也很盛。我在叙述之先，先引几首咏舞的诗歌，作一个本文的引子。

朱唇动，素腕举，洛阳少童，邯郸女。古称渌水今白纻，催弦急管为君舞。<sup>[1]</sup>

读者试想那时一般“朱唇素腕”的少童美女，舞来何等

---

[1] 《四部丛刊·鲍氏集》，卷三，第12页下，《代白纻曲》。

优美啊！

舞女出西秦，蹑影舞阳春；且复小垂手，广袖拂红尘；折腰应两袖，顿足转双巾；娥眉与曼脸，见此空愁人。<sup>[2]</sup>

读者试想这种舞态，又何等优美啊！还有杨贵妃说得好：

罗袖动香香不已，红蕖袅袅秋烟里；轻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边初拂水。<sup>[3]</sup>

她把舞的活泼状态，比做“红蕖”、“轻云”、“嫩柳”；而罗袖动香的舞态，试想这又何等优美啊！

白居易说：

我昔元和侍宪皇，曾陪内宴宴昭阳；千歌万舞不可数，就中最爱霓裳舞。<sup>[4]</sup>

---

[2]《图书集成·乐律曲》，第六函，第4611册，第7页下，梁简文帝《小垂手》。

[3]《图书集成·乐律曲》，第六函，第4611册，第7页下，杨贵妃《赠张云容舞》。

[4]《四部丛刊·白氏长庆集》，卷五十一，第7页上下，《霓裳羽衣歌和微之》。

那舞的时候，正是“舞时寒食春风天”。那舞的地方是“玉钩栏下香案前”。舞女的状态是：“案前舞女颜如玉，不着人间俗衣服。”舞的时候，起初是：“飘然旋转回雪轻，嫣然纵逸游龙惊。”既而是：“小垂手后柳无力，斜曳裾时云欲生；烟娥敛略不胜态，风袖低昂如有情。”舞罢之时是：“翔鸾舞了却收翅，唳鹤曲终长引声。”白居易看了之后，一时生了无限的情感，所以他说道：“当时乍见惊心目，凝视谛听殊未足。”

我想，我们如看了这霓裳之舞，也许有“凝视谛听”不足的“白迷”哩！这是一段引子，以下且说我的正文了。

## 一 中国古代跳舞之起源

跳舞与音乐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人的哀、乐、喜、怒、敬、爱六种情感，发而为声音，就是乐；播于形气，就是舞。唐杜佑说：

夫音生于人心，心惨则音哀，心舒则音和。……是故哀、乐、喜、怒、敬、爱六者，随物感动，播于形气，协律吕，谐五声。舞也者，咏歌不足，故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动其容，象其事。<sup>[5]</sup>

他又说：

---

[5] 浙江书局版《通典》，卷一百四十一，第1页上。

夫乐之在耳曰声，在目者曰容。声应乎耳，可以听知，容藏于心，难以貌观。故圣人假于戚羽旄以表其容，发扬蹈厉以见其意。……《诗序》曰：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然乐心内发，感物而动，不觉手之自运，欢之至也。此舞之所由起也。<sup>[6]</sup>

这两种说明，统括说：第一，以为合“声”同“容”两种的表现，这叫做乐；第二，以为跳舞，是由声音的表现还不够，于是情不自禁，手舞足蹈起来。“乐心内发，感物而动”，完全是一种天真烂漫感情的表演。因此，“古之达礼，一曰燕，二曰享，三曰祀”<sup>[7]</sup>，都有相当的跳舞，以表示尊敬、亲爱、欢乐之意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有言，乐司教乐舞（说见后），又定舞师专掌其事。

舞师掌教兵舞，帅而舞山川之祭祀；教祓舞，帅而舞社稷之祭祀；教羽舞，帅而舞四方之祭祀；教皇舞，帅而舞旱暵之事；凡野舞，则皆

[6] 《通典》，卷一百四十五，第9页下，《舞》。

[7] 浙江书局版《通志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页，《乐府总序》。

教之。<sup>[8]</sup>

中国的跳舞，发生很早。三皇之前及其同时，现在无详细与正确的记载，无从证明那时跳舞的状况。今所谓《云门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韶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等，只传其名词；怎样的舞法那早就失传了。但古书记载商周以前跳舞之事甚多。

帝尧陶唐氏制“咸池”之舞……以享上帝。<sup>[9]</sup>

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  
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  
和……舞干羽于两阶，有苗来格。<sup>[10]</sup>

舜之时有苗不服……乃修教三年，执干戚舞，  
有苗乃服。<sup>[11]</sup>

启升后，十年舞九韶。<sup>[12]</sup>

汤之救旱也……当此时也，弦歌鼓舞者，禁

---

[8] 《士礼居黄氏丛书·周礼》，卷三，《地官》，《舞师》，第35页上下。

[9] 红杏山房校宋本《路史》，卷十，《后纪》，第12页上。

[10] 《钦定书经传说汇纂》，卷二，第33页上，《舜典》。

[11] 浙江书局版《韩非子》，卷十九，第3页上，《五蠹》。

[12] 《图书集成》，卷四千六百一十一册，《舞部纪事》，第2页上，引《帝王世纪》。

之。<sup>[13]</sup>

成汤二十年，夏桀卒于亭山，禁弦歌舞。<sup>[14]</sup>

少康复禹之绩，于是方裔来宾，献其乐舞。<sup>[15]</sup>

武王元年己卯，誓于孟津，前歌后舞。<sup>[16]</sup>

据以上所举之例，帝尧之时，已用舞祭上帝；帝舜用舞感有苗；少康复社，方裔献舞；武王会师，前歌后舞；足见三代之时，已有跳舞。这种跳舞，我想至多不过如现在一种表情体操罢了。至于如何舞得好，那是一种推想。

这是说三代之时，已有跳舞，但不知如何舞法。它的起源，大概如下例：

(一) 寄生于巫。歌舞之兴，起于古之巫。而巫之起源，大约在上古的时候。古代的巫，分两种：男的叫“觋”，女的叫“巫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巫者，祝也，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两襄舞形，与工同意。”<sup>[17]</sup>这是说巫的状态；注重在舞。郑玄《诗谱》说：“巫以歌舞为职，以乐神人

[13] 湖北崇文书局本《尸子》，卷上，第15页上，《君治篇》。

[14] 平津馆刻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卷七，第13页上。

[15] 据平津馆《竹书纪年》文为“二年方夷来宾”。注云：“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注引云：少康即位，方裔来宾。”本文据《图书集成》较详。

[16] 《图书集成》，卷四千六百一十一册，《舞部纪事》，第2页上，刘恕《外纪》。

[17] 湖北官书局本《说文解字》，卷五，第26页上下。

者也。”<sup>[18]</sup>在商朝的时候，人民好鬼，祭祀最多。所以《商书》上说：“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。”<sup>[19]</sup>那时叫做“巫风”，后来伊尹见这“巫风”，恐于人民有害，于是有巫风之戒。结果，巫还是大行于民间，一面国家反对把祭祀一项，加了一种跳舞；一面又因跳舞有祭祀上的用处，于是学校内，居然定为必修科，<sup>[20]</sup>差不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没有一个不会的。这岂不是从巫的一部分的跳舞，扩大而为全部的跳舞？简言之，就是起初是乐神人，用巫觋来跳舞，后来乐神人，简直用类似巫觋式的跳舞了。

（二）寄生于戏。王阳明说：“《韶》之九成，便是舜的一本戏子；《武》之九变，便是武王一本戏子。”<sup>[21]</sup>那么，孔子所说“闻《韶》闻《武》”，<sup>[22]</sup>这《韶》与《武》，便是两出古代的戏剧了。郑樵《通志》上说：“古有六舞，后世所用者《韶》与《武》二舞而已。”<sup>[23]</sup>因此，更可知《韶》同《武》是两出最古的舞戏。《礼记·杂记》上说：

---

[18] 见郑玄《诗谱》，因手旁无此书，卷页未详。

[19] 《钦定书经传说汇纂》，卷七，《伊训》，卷二，第4页下。

[20] 此说详见下节《中国古代跳舞之制度》。

[21] 金陵官书局版《王文成公全集·传习录下》，《语录》三，卷三，第35页下。

[22] 《论语·学而篇》。

[23] 《通志》，卷四十九，第49页，《文武舞序论》。

子贡观于蜡。孔子曰：“赐也，乐乎？”对曰：“一国之人皆若狂，赐未知其乐也。”子曰：“百日之蜡，一日之泽，非尔所知也。张而不弛，文、武弗能也；弛而不张，文、武勿为也；一张一弛，文、武之道也。”<sup>[24]</sup>

我想蜡的时候，老少男女饮酒燕乐，乐极之时，也许有表情的跳舞，所以说“皆若狂”。这“蜡”仿佛现在化装的鬼神戏，舞来舞去，以此降神。北京德胜门外，黄寺的打鬼，牛头马面，彼此跳打，我想或与“蜡”差不多。《穀梁传》说：“颊谷之会，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。”<sup>[25]</sup>春秋之时，优人尚舞。所以孔子看了优施的歌舞，于是说：“笑君者罪至于死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优，饶也，一曰倡也，又曰倡乐也。”<sup>[26]</sup>因为古代的优，多以乐舞为职，<sup>[27]</sup>所以优施便借了跳舞来说里克。就“优”的发生论，远在巫觋之后；<sup>[28]</sup>“巫”是以乐神为主，而“优”是以乐人为主；而其共同之点，就是跳舞。后世把俳优的跳舞，扩大而为一种普通燕乐的跳舞。帝王妃嫔，世家的姬妾，大半是俳优式的跳

[24] 《礼记·杂记》。

[25] 清同治十年刊本《穀梁传》，卷十九，第17页上下。

[26] 湖北官书局本《说文解字》，卷八，第22页下。

[27,28] 详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，第一节。

舞；简言之，古代男子俳优舞扩充而为妇女之跳舞了。

因此，跳舞之风，日盛一日。到了周朝，可以说是粲然大备。《诗经·陈风》说：

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；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；

坎其击缶，宛丘之道；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翫。<sup>[29]</sup>

这诗是描写周代民间跳舞的情形。所谓“无冬无夏”击的是鼓，敲的是缶；“值其鹭羽”，“值其鹭翫”，真有“举国若狂”之概。

(春秋时)吴公子季札来聘，请观于周乐：见舞《象箾》、《南龠》者，曰：美哉！犹有憾。见舞《大武》者，曰：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？见舞《韶濩》者，曰：圣人之宏也，而犹有慚德，圣人之难也。见舞《大夏》者，曰：美哉！勤而不德，非禹谁能修之？见舞《韶箾》者，曰：德至矣哉！大矣，如天之无不帱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；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！<sup>[30]</sup>

---

[29]《诗经·陈风·宛丘之章》。

[30]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。

那时吴、越之地，其文化事业，远不如周、鲁。因为扬子江下游，比较的是开辟不久的蛮夷之国。所以季札得观周礼，大为称赞。因此中原之人，总觉稀奇，都称他“贤者”，称他“知礼”。<sup>[31]</sup> 于此，可以推想那时正式的跳舞，当以周、鲁为最完备；一面，就季札所赞语中，也可以推想那时的跳舞，也实在能表现一代之盛德。

那时的跳舞，不但用之于国家典礼，就是一人的心事，也往往借舞来表示他内心的意思。

景公筑长庶之台。晏子侍坐，觴三行，晏子起舞曰：“岁已暮矣！而禾不获！忽忽矣，若之何！岁已寒矣！而役不罢！惙惙矣，如之何！”舞三，而涕下沾襟。景公慚焉，为之罢长庶之役。<sup>[32]</sup>

这是晏子借舞来讽谏景公的。

晋平公欲伐齐，使范昭往观焉。景公赐之酒，酣，范昭佯醉，不悦而起舞，谓太师曰：“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？吾为子舞之。”太师曰：“冥臣不习。”

[31] 同文版《史记》，卷三十一，《吴泰伯世家》，第20页上。

[32] 湖北崇文书局本《晏子春秋》，《外篇》，卷七，第8页上。